

移必遇其迷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
未始勸人權有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
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
故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
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尚
爲不勸寔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錫類之義
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
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旣其哩識
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且俟終日矣

十門辨惑論卷上

十門辨惑論卷上
稽留上音 指紳達申一音 拒音邑也 羅縠下胡谷反 既

十門辯惑論卷下

十門辯惑論卷下
觀業救捨門第七

大興善寺沙門釋復禮

既

穠砂大藏經

十門辨惑論

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但頻婆證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閻王賊目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顛辯惑曰夫業之為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

焉不極渺渺綿綿變化消息夷考無形希号無聲無形無聲無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天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絕理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爲種植殊途而布護人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或云上有梵天下生群類或道真爲自性從無形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而生所化斯皆夫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

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始無終譬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四生易其滋蔓三界難以歸根而業之以善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累隨形而曲直雖離朱晵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而累斜豈有善終而報苦不聞聲小而響著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職黍稷盈疇農夫失時茨棘遍野借使耕而齒莽其事耘而滅裂其葉欲望不稂不莠如抵如京採薜荔於水中搴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爲福始惡是禍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啟聞命矣何迺頻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豐仍蒙福未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

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而受也有生業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後報業者次生未受後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之類也經時即熟焉次猶麰穀之等也易歲乃登焉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

昔勤今惰者野無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畜豈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惰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莫以象而申意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為隣築室焉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築室甚陋居而習技技成而思巧既巧而變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善過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聿興即工拙所營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

之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感阿闍難見是惡人而往修善業不感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其致可尋何足多怪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

釋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也無心無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有業則彼業為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轍適越相去不亦漸遠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齡於賢父何幸獨不延也釋曰按涅槃經頻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遍曠野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勒左右而令殺之其仙擔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

害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不亡因懺洗而延壽或餘殃未殄遭殺逆而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幸延壽始乎歸心寧稱有幸請脩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

惑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間王賊目逆子也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經云頻婆娑羅幽閑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為不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見在不見未來又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遍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者墮語者來月七日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陸上果雖外凶而內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般之即翻損任之即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迴向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墮泥犁之城救之即為益任之即為損斯即觀其所應救之以

為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於涅槃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顯不扶乎賢愚並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在躬

隨教抑揚門第八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羣品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何為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若以般若捨執著為優即涅槃為半偈捨身豈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華證大乘為優即涅槃以大空為門豈劣於法華也法門不二何為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

為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為形來而像著幽
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
能以致響羣物絳驛無鏡何居而生像故知
形穀為之感鏡谷為之應感應一虧視聽薰
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
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

者羣形衆穀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
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
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
我淨其間八藏咸闡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
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
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
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
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
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
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迹以之非一若乃演六
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
行斯般若之為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

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華之為旨
也弘三點之奧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
新醫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為致也此並大乘
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
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矣之者誰
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

謂不依法華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華
是衆經之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
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
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
夫以隨時之義公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
取捨必貴存其會和偏隨病而授藥班儕任
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繹
誠文有異來首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
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
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
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
夫以分流設險海若為百谷之王列曜成文

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
中之最上三語僉義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
成何功葉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
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
逾三万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
去珠得而方半也惑曰教迹非一法門不二

辯讀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

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華云此經第一

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
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
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
曰夫以利涉大川則舟楫為之最載馳廣陸

車騎為之先燕處超然宮觀為之長雖水陸

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
止一地也故畫艦芳橈周流而莫輶騰駒繡
轂馳騁而未已時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即
舟楫未嘗不為最車騎未嘗不為先宮觀未
嘗不為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

專於山野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
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
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親
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
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
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

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
為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
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即此滅非虛何為
犢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

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遺報如其未滅不知
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佞性高旨

可得聞乎

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犢子梵志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於娑羅林佛入

般若解月餘之言異耳所聞之也

辯惑曰原夫佛隨以圓覺為義涅槃以至寂
為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

無不遣功無不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況考惚若存若

沒窈兮冥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迺以生滅心行而問涅槃實相繫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

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即無尺寸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即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壽命之中最為第一富哉聖教盡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奚更疑之以生滅惑日聞真常之義欲甘於夕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徹若如來常住不滅者何故稱般溫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未聞無住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真如妙性為之體大悲般若為之助般若故不住生死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雖證而不取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著證而不取故有感所以即興在而不著故無緣所以即謝斯則寂然不動形遍十方滬爾無思智周萬物應見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若聲聞

離苦永入無餘縕覺歟身長辭有患形同槁木遂已燒然心類死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獨善違博施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住大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般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也豈乖常之義哉惑人又曰涅槃之道若常者何有

雙林之事耶釋曰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報身也化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為之體出纏被了為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為之性冥真照俗為之業化身以內依勝智為之本外應羣情為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即翳霧斂即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

矣高升朗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之影湛清即見流濁迺昏顯晦不恒往來無定至若七蓮承足聖葉肇而開圖雙樹恬神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離經辯志晦明於初學或納綵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寶朱麗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凶邪革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頤一一國土處處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義夫惑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而興廢是則眞為寂靜化是推遷鶴林之事不無犢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真化之不一未明真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以廣濟為理智以善權為業所以因時降遯隨物見身身述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理可然乎而迦定化體之推遷異真身之寂靜斯為未得矣斯為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起化也未明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不有其質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虛而證執實者為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

日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見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

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影之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之性者即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昨相即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轉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忘其質器候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

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鑽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脅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坐於蓮華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枉於高問歟經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即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般涅槃若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解而不聞八味口爽而常失吁可畏矣非所敢言惑人率爾而興喟然而歎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舌也嘗聞井蛙棲蔓蘚括地之深澤鷄捨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恒靜並得其所未得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斁故知同凡偃臥示迹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賴金剛之

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期在而不論置之莫答者不亦以是乎對曰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華

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惟聞

王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綯素有殊而聞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為不至於此若以乘虛來往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輪與日輪競耀千乘萬騎雜沓青漢之間振鼓鳴簫嘈囁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惄釐恤飢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宵際以承風堯舜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万國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匱之仙鑄奏鈞天之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蚩尤作亂追風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晝致

昏墮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翦髮之厄兩漢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避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爲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

聞嘉旨

辯惑曰夫心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和馭日未嘗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曜將列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甫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旣謝不可以覆追時未臻不可以預覩況乎今昔之違哉夫輪王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裁化鐵圍所界君天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輶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涌出寶田氣色詎別於寒暑珠柱光明莫分於曉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十年景曆三十二相不

獨於日角珠衡八千齡豈兼於鬼神用教
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
之日殊非壽減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
諸經論三千年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時而壞復始於住時之中從闢浮提人壽無量是僊環終而壞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滅乃云劫輪王八萬出雜心論劫輪王出也

若乃庖羲結網黃帝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
暴並望方非綿邈之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
皇王繼踵不逢寶馬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過
神兵之戡翦唐虞已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
佛說法華之時輪王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
萬物覩諸佛興十方萃是知四兵扈從寧此

界之飛皇千子陪遊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
偈云又千萬億國轉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
取其義矣來論又云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
聞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釋曰夫載籍之
興本乎書契書契之作原乎易象因三才而
畫卦布六位以重爻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

則鳥行於地前括像以為文斯乃書契兆之
於皇雄文字成之於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
曰羲爻書之首篇不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
可明而乃謂經史之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
矣若博采圖牒傍存子說則元神是巨靈所
契昆陵爲大帝所居華胥柱州依俙得其地

容成太上傍歸臻其道而文物並闕而不論
聖政粗論而不備但龍師已下之日淺經詰
盈車而未周人皇已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
便盡以時比事義可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
輪屢其東轉近無括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
時而興替物隨人而去來取類虛舟異夫牒

柱者矣惑曰若輪王但生於八萬歲時者何
故玉毫在家之日七寶咸臻鐵輪當字之辰
百年已滅釋曰有化而為瑞者有假以為名
者化而為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為名莫徵於
七寶故仙人相如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
來記獻土之童但王一分之地鐵輪之事未

聞寶錄

輪王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謂金

化分之王一乎乎但言作鐵輪王即明文河故須行十善之祥行十善之祥

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無競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

初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撲略而無競當斯時也何用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

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陞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為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尚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為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醉於巫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

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迹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迹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歧路乎但不遠而復斯即善矣檀越曩構淳因福履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子之松柏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

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彊記何其美矣至若開邃鑑而探赜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得象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敘意異三子而何傷若謗以為睽載一車而可怪然敬尋夾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訥乎亦勤之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齒玄門若

春露之輕滋學慙鴻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矣非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歟涉免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千時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十門辯惑論卷下

瘡痏軌反布濩護音田畯于峻反黍稷二音鼠即盈疇暗紬茨棘上疾答反齒莽上脣音下稂娘音蕷垣直丘反攀居件反菽莫古反麌小麥音秫穀音穉名一遲也澁也反觴下音不臧郎作亦

亞乎

反

嫁穢

接音

畫艦

吳舟名也

芳櫂

反

教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撰

集

時鳳上直里反聲也澹爾淡音也蓋亦盍亦反胡菴菴反宋鬚麻軒反也
鼙蛙鳥爪也鷗鳥竦反槍榆上七辛反無斁亦
也**獮**獮巨蟹也安鳩鳥名也下羊朱朱反
義和許日也**轂**轂亦號也蠻蠻反同用繅夫無夫女也
念舍也反萃秦齊反釣天居勿反也取此八
之竅告也反英髮毛音反發煦子句反延式速
反部勝也詡乎刀音反威翦也反
之竅告也反英髮毛音反發煦子句反延式速
之竅告也反英髮毛音反發煦子句反延式速

六師悚毒况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
歲幾五百緣各信不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
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爲距異教巧
言左道則引爲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
紫之亂遂今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鶠且鳴
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
然以閑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
眠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辨而長迷倒置之
倫逐邪說而永隔此幽鑑所以易墜淨境所
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據通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